

作者	醫學系 高碩彥
作品名稱	瓶口--流年似水
<p>在我的背包裡，總有一個寶特瓶，滿載著飲用水。</p> <p>年幼之時，跟隨大人外出，不懂得自己帶水。每每因孩子心性使然，活潑好動而不知節制，過不多時即口乾舌燥，卻苦無解渴甘泉。自小家教甚嚴，如若腆顏向大人要求購買飲料，總會遭受嚴厲的訓斥與批駁，久而久之，隨身帶水的習慣也就自然養成了。</p> <p>起初，我慣於使用水壺；然而，塑膠製的水壺卻總是帶給我莫大困擾。小學時期，多次在兵荒馬亂的上學途中，塑膠水壺的蓋子悄悄於不知不覺間鬆脫，我卻毫無知覺。等到在學校終於發現時，只得極其尷尬地善後一課本筆記之類軟爛如漿糊，無一倖免；而書包底部滴落的水滴，卻依舊歡快地滲瀉。狼狽間，只聞水珠滴答而落，似在嘲諷著我的粗心和水壺的極不牢固。</p> <p>於是，寶特瓶悄悄出現在我的生活中。</p> <p>一般而言，寶特瓶容易取得且十分便宜，瓶蓋的密封度相較於水壺也優越許多；可是這樣的優勢，卻源於其特別窄小的瓶口。在捨棄水壺而改用寶特瓶的初期，我十分地不習慣。由於家中並沒有飲水機或者熱水瓶之類用具，故飲用水總是在沸騰完畢後直接蓄於五公升的大茶壺內。於是，對於一個尚未發育完全的小男孩而言，單手扛起近五公斤的沉重水缸，一隻小手扶著寶特瓶使其穩定，另一隻手顛悠悠地將那龐然大物緩緩傾斜，倒水進入寶特瓶那極其窄小的瓶口，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其造就的結果，是茶壺旁邊的地板總有積水佔據，而且是一大灘極易使人滑倒的形式。</p> <p>有鑒於此，長輩們不希望增加危險性，更不捨得我一個人與沉重的水壺獨自奮戰；自此以後，出乎我意料地，我便很少有需要自己倒水的時候了。大人們替我倒水，不但有效率而且精確；之後在水瓶邊的地上，水灘之景也不復見。</p> <p>當然，嚴格說起來，即便大人出手相助，有時仍還是會將水灑出的情況：為了表現賣油翁「無他，惟手熟爾」的特技與瀟灑，他們會向我展示特殊的倒水技巧。偶有不意將水灑出瓶口之外，大片水花便自瓶口邊彈躍而出。每有此景，深感有趣之餘，那恣意蹦跳而逐漸變得破碎的水珠在光線的折射下，深深映在我的雙眼深處，亦使我感受到勃勃的生機與接受關懷的感激。</p> <p>然而這樣的情形，過了數年似乎略有些不同。</p> <p>眼前不起眼的寶特瓶，似乎有些陳舊；水瓶旁的地上，似乎是一些不易覺察的水漬。</p> <p>心念電轉，彷彿回到了國三那年的暑假，難得回到了台北的家。清晨六點，我提出晨泳的規劃，當下即欲出發。急匆匆地打包用具時，我瞥見了阿公正在幫我倒水入瓶。老人用著尚未醒覺而惺忪的雙眼與不自覺顫抖的雙手，拚命對準著似乎遙不可及的瓶口。當下，我很驚訝，亦有種無力的感覺從手肘處蔓延到全身，無可抑止。那個在我印象中永遠矍鑠的長者、那個曾被幼年的我戲稱為不老傳奇的長者，居然會顯示出如此老態，不自覺顯現出了，即便笑容滿顏卻掩蓋不住的龍鍾疲蔽。水倒滿了，老人露出了滿足的表情；可是我的心卻如同當時瓶口邊的水花，一滴、兩滴，散落在水瓶旁的地板上。</p> <p>景色瞬移，風景突變，彷彿回到了過去，為了國外大學的托福考試而遠征至嘉義參與</p>	

測驗—考前一夜，是住在父親的宿舍。父親在嘉義的大學服務，可是因為他的宿舍並沒有飲水機，所以必須每天用六公升的大水桶自研究室裝水而後分裝。於是，在考試的當天清晨，嘉義火車站前的廣場處，父親拿著大水桶，我拿著寶特瓶，兩人一同小心翼翼地分裝那瓶我預定要帶進去喝的水。就在水將要滿的時候，刷的一聲，父親手上的水桶竟掉到地上，桶內所餘之水悉數灑落於地，片刻即為烈陽蒸乾。「啊，沒有關係，我再回研究室裝就可以了。你先進去考試吧，加油！我相信你。」帶著略有些蒼白的面色以及如雨下的汗珠，他如此說道。

思緒又回到了高中時代，一如昔日的往常。每天早上六點，起床吃早餐，刷牙洗臉上廁所，然後趕公車上學。母親便趁著這個時候，替我準備衣物以及一天所需要的飲用水。如此的日常，再正常不過；而母親替我倒水的畫面，亦為每日早餐囫圇之際，略為偏頭便能欣賞到的，早已熟悉的風景。可是曾幾何時，寶特瓶的瓶口邊，總是多了一些濕潤。我曾不解，後來細究其原因，才發現那並非源於水瓶沒有對準，而是源於瓶口沒有被拴緊的蓋子。之後，我曾若無其事地向母親詢問，她沒有多說，只淡淡地回答：「這樣啊。那你可能自己再把它拴緊吧，我的手施力有些不便了，沒有你那麼有力氣啊。」我不禁默然。

這幾年，背包之中，寶特瓶依舊靜靜躺著。陽光輝映下，瓶口乾淨澄明如新，彷彿沉醉於美好的夢境中，一如過去；然而於我而言，夢境似乎正在甦醒——一步一步，如同當年所見，瓶口邊逐漸破碎的水滴。

曾幾何時，已都是由我自己裝水、自己將瓶蓋旋緊，並驅車劃開陽光追尋自己眼前的道路。

俐落地旋開瓶蓋，我提起那五公升的大茶壺——倒水，入瓶。僅僅是在懵懂之間，流光仍不經意地滑過，時光依舊推演；從回憶中赫然醒覺，我開始思考，轉變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？

高三以後，回台北的時間越來越少了，而在近期極少數的印象之中，僅有數幅畫面於腦海中一閃而逝——老人側躺而臥的身影、血壓儀上的數據及老人把酒歡談的瀟灑。

偶爾回到台北的家，阿公幾乎從未再幫我盛裝飲料——過往晨泳的時刻，不再如同幼時有著精神奕奕的寒暄；取而代之於眼中所見的，是他早睡晚起的沉重身軀。似乎有些親戚告訴我，老人家逐漸緩慢的行動，漸趨紊亂的各處組織機能，是人體老化的自然現象；因此，相對而言他仍然十分健康。

由於我有時容易精神不濟，阿公關心我的健康狀況，便憂心地拿出家中血壓計，與我一同量測血壓。測量之後，只見儀器之上赫然顯現平時無法想像的舒張與收縮壓；膨脹的袖帶下，綁著的卻是老人早已鬆垮的左臂。似乎也有些長輩告訴我，過高的數據只是源於老人太過緊張，平時他的血壓也沒有高於標準太多，無須將個案視作常態，徒增恐慌。

中秋之夜，闔家團圓。眼見他拿著幾份文件，興沖沖地與子輩把酒言歡，似在暢談人生至樂之事，又似正在指點江山。體會著那無與倫比的熱切，我湊近身看了看。只見老人揮動著原子筆，計算著一串串的數字，高聲敘述著「保單」、「受益人」、「身故保險金」之類的名詞——而當時，我實在不想聽聞任何親戚給我的，有關於此的所謂合理解釋以及註腳。

往日的童年早已遠去，只沉積在心底深處，一如幼年時大茶壺旁的水灘。

忙碌的今日，醒覺之時，敲響緊閉的房門，傳來的是頻率不一的鼾聲——一年逾半百的父

母並沒有任何回答；於是妥善打點、倒水入瓶，留張字條就出門逐漸成為常態。懵懂之間，直到看到藏在櫃子深處的藥袋處方與電腦瀏覽紀錄的最後使用時刻，我才漸漸明白：「抱歉，我們睡過頭了」只是美麗的假象—家中漸趨拮据，各地的兼課、演講、計畫、研究日漸形成包圍網，纏繞在我的父親身旁—意欲脫離，卻只會越纏越緊；即便偶有歸家，亦總是不停辦公，直至窗簾間初現晨曦的微光。我醒覺的瞬間，正是他闔上電腦的時刻。而在不知不覺的日常流逝之間，母親健康的惡化程度業已經超越想像。氣喘的宿疾、血壓的驟降與暈眩的症狀促使藥袋日漸膨脹，散落在家中各處的醫療中心收據和愈發無法預測的起床與睡眠時間，在在昭示著，他們不是不想起床，而是無法起床。

無法，再提早起床，替我收拾行囊，替我注意飲用水是否充足，替我看清未來不可確定的路。

幾年來的種種一如浮光閃現，任由現實默默襲來，無情拷打一腸道沾黏、食物中毒、尿酸鹽結石、猛爆性肝炎……這些醫學現象的受詞並不是我；因之而久久元氣不復的，亦不是我。流年似水，我彷彿又看見，當年大人們為我倒水入瓶，卻不小心失手使水花噴濺而出的景況；當失手成為常態、當無力舉起水瓶的立場顛倒，留存於印象中的，僅剩下水花碎裂所折射出的絕美色光，與瓶口邊殘存的些微水漬。

是的，他們確確實實曾在我面前，為了我閃耀過光彩，一如光線下水花碎片的折射；從小到大用過無數寶特瓶的瓶口邊，也留下過他們曾經綻放光華的印記。

可是，回首一望，好像，我漸漸地，要變成自己一個人了。

可是，過往曾抱怨煩悶的所謂日常生活、平時隨意可見的風景，還能存在幾年呢？

逐漸認知到，那有人替我倒水的日子，正如水滴一般滴落—過一天，就少一天了。

逐漸認知到，而今的我業已長成，倒水之時，地上的水灘早已不復見；可是那些替我倒了几十年水的人們，卻日漸走向了相反的道路，漸行漸遠……

我默默將水倒入，瓶口沒有歪；地板，卻彷彿不意地濕了一小攤。